

高東溪文集叙

東溪高氏奮自南服值宋中造狄金難作國如累卵始以太學生  
上書言國事觸諱忌冒斧鉞頻懇不休忠肝義膽已畢露於  
未仕之先矣既任職居官時、與長上爭可否不為苟從典李慮囚  
賑荒所在流惠澤民攀轅願留不可得豈苟食人祿者哉六篇時  
議簡在帝心一忤權鑄遂沉卑仕始以不祠秦父受摶掾中以羞  
見權臣被搏執卒以譏詛失官蓋在南宋始終以秦桧壞事東溪  
始終以秦為仇敵雖屢經挫折顛沛流離曾不肯稍強顏於秦以  
安其身志士仁人忠在家國恨不能斷賊臣頭以甘心曾一身之  
利害之恤耶舜陟取媚太師覬躋通顯迄灾弗逮人而自及天道



昭，庸非永鑒。東漢夫子忠義出諸肺腑，殆不以隱顯死生易志。慮君子曰：無所為而為善，觀其誦居授徒家事，一不介意奉，為唯國之恤。臨卒所言，猶不忘天下其生平。槩可知矣。所著有東溪集行世。予讀其傳，見其為人心竊慕焉。往得其集於甬都，思刻之。其鄉以語漳節推黃子以方曰：我責也。取歸刻之，以方失得，不動心。在官必行其志，如其人。斯刻之集，詎偶然也。與哉。自夫子沒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漳守，何萬上之朝，復其官。後五十年，守朱文公熹奏贈其官。今三百年後，節旌又刻其遺文。古之君子，偃蹇於一時，迄伸於百世。槩若是矣。孰謂善不可為哉。嘉靖丙戌孟夏朔日，次崖病夫林希元。

東溪高先生文集叙

余官於漳，常閱漳志，見漳之先輩作於兩溪者有二氏焉。其一為陳氏安卿，以道孝作於漳溪之北，蓋龍邑人也。其一為高氏彥先，以節介作於漳溪之東，蓋浦邑人也。嗚呼！漳之為都，自入職方千餘年于茲矣。然自宋以前，尚不齒于

上國。入宋而二氏作於兩溪，而漳遂聞于天下。然則漳雖巨郡，可無兩溪也。哉！兩溪之上，可無二人也。哉！雖然，北溪以道孝顯，以有考亭為之造就也。東溪以忠義著，以有考亭為之表章也。北溪生與朱子同時，故朱子出守漳，日遂與北溪講明道要之要。而北溪因得有所成就，要其終身造詣，雖未必與黃勉齋諸公埒，而考

亭之李有以大明于海濱者寔惟北溪是賴焉東溪則生于朱子  
之先朱子之在漳也嘉其孤介之行乃為之請于朝乃為之祀于  
祠嗚呼東溪之節前此尚闇也逮朱子表章之而其節益光殆  
信于天下後世的然而无疑矣嗟夫漳之為郡有七邑烏七邑人  
士吾不知其幾千萬也其間豈無忠信之士挺出之才天資可  
以入道節義可以勵俗者哉特自考亭以後此李不講而世之人  
士往往從事俗李以趨富貴奢逐時好以取功名不得師友為之  
依歸而砥、無成者殆有莫知紀極焉者矣矣帝漳土為然哉然  
使繼朱子而牧斯土者皆此心此李安知漳之人士有不道北溪  
介東溪而具起焉者乎抑安知其不由兩溪而考亭而濂洛又將

有進于是焉者乎無亦曰在上者有以作之而已矣愚故于刻東  
溪之集不獨為漳人望亦以為吾守令者望也

嘉靖五年丙戌菊月望日卓峰黃直序

高東溪先生文集

上淵聖皇帝第一書

二月十六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于

皇帝陛下臣蠢愚不識忌諱以一布衣之賤論宰相非才敢與策  
命大臣爭曲直臣罪當萬死然臣所以奮不顧死為陛下言者正  
以宗案社存亡在茲一舉從臣保祿位不肯為陛下言諫官為權勢  
不敢為陛下言士庶冤憤望闕號呼又從而誣之以為起變亂之  
禍是陛下聰明已為奸邪所蔽陛下謂能去小人臣知小人日進

次厓閩銀同林希元茂貞編  
卓峯江金谿黃直以方校正



而得志陛下謂能用君子臣知君子日退而遁身陛下謂能修法  
度臣知政事日以萎靡陛下謂能安黎庶臣知百姓日以怨嗔嗔臣  
知中國之土地日以侵削臣知四夷之桀猾日以盛強臣知祖宗  
數百年之基業必傾覆于陛下之手臣不勝痛哭臣不勝痛哭今  
在位食祿者既皆不為陛下扶顛持危而臣款以區區之實障江  
河之流可謂不自量已臣念蒙被教養十年于茲儻亦隨逐群隊  
緘然而去是臣重負陛下臣實不敢愛死臣于今月十二日伏觀  
黃榜揭示樞密使吳敏劄子洗雪前宰相李邦彥無辜事再欲優  
加恩禮以起邦彥臣見道路往來之人間有竊笑者有歎息者有  
揮涕者無不飲恨而去已而次日復聞以吳敏為少師張邦昌以

前宰相執出使不問有識無識萬口一辭咸曰又如是竊惟陛下自  
東宮即皇帝位天下之人本以堯舜望陛下意陛下必舉十六相  
去四凶如堯舜所以為民興除大利害者無何踐祚之始兵革攘  
擾朝廷政事一切未暇議人翹首拭目以待事息而覩惟新之  
政大早望寃莫此為急奈何陛下首納敏黨與之言且以布告中  
外意在復用邦彥而又以敏和為相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  
人心是此離矣夫邦彥等姦邪閭閻細人能言之臣不復縷條冒  
瀆天聽祇以太上皇處之政府如是其久坐視天下安危猶越人  
視秦人之肥瘦引小人而加膝擠君子於深淵網紀紊亂民庶愁  
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昨日之禍上皇引咎歸已

遜位陛下蒼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且偃  
然自恣高歎朋比為姦蒙蔽天日傳曰親近臣以其所主以敏之  
力主和彥則敏亦一和彥耳使敏而有識知和彥之姦和是敏欺  
陛下是敏之大不忠其罪又非和彥比敏自策命一事以後不能  
有所建明人猶以守正之士期之今而如是則敏之平且一旦掃  
地然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不惟歸罪于敏且以陛下為不明  
之君臣故恐大失天下之望人心自此離矣陛下若以敏有策立  
之功寵之上相是陛下報一己之私恩而不以宗廟社稷為念也  
陛下胡不虛相位以待賢者之來如徐處仁如唐恪如馮澥如黃  
琮如黃次山如祖秀寔大可以處之政府小可以列之諫垣凡令

侍從左右近臣亦皆知此數人才德然不肯為陛下引用者恐其  
獲用不利於己耳陛下能聽臣言乞賜俯詢侍從彼雖嫉之如仇  
然亦不敢辱誣以為全無能也詢黃琮則於曾歷福建四川任者不然  
則凡福建四川人皆知之詢馮澥則于曾歷四川任者不然則凡四川人皆知之黃次山祖秀寔則賢關素所推服不患不知  
如徐處仁唐恪果已見其設施矣臣意陛下在東宮時亦嘗與有  
識者評裁當世人物甲可乙否素已若白黑於胸中若此數人固  
當不次擢用前之數輩宜陛下平昔之所切齒者今反顛倒如是  
蓋當正始之際何乃遽為姦人昏惑一至於此耶臣前日見陛下  
追贈司馬范仲淹張高英以三公之爵私竊自喜謂於往昔者猶  
爾忻慕况來今乎然自今觀之則知陛下雖得光等亦不能用也

夫以一李綱在陛下左右陛下請悉其忠誠尚不能篤意委任而况疎遠之人一為奸人沮毀陛下其甯信之哉邦彥邦昌敏等陛下付以鈞衡使之升黜人才則他日援引而進者亦皆此徒也列於庶位果得俊<sup>人</sup>而用之乎臣聞賢而有識者皆以宗社之存亡卜於陛下之置相今置相止於邦彥邦昌敏等則是存亡已判矣此臣所以激切而奔告於陛下也臣又聞金人攻圍都城之日群姦力沮神師道李綱之謀割二祖陵寢之地以啖之國人聞者無不垂涕既而相謂曰廣地不如廣德強兵不若強民以吾君之仁聖銳意治道必能任用君子黜退小人脩舉政事撫綏黎庶雖燕三閔猶可治也<sup>猶</sup>異日百蠻<sup>姓</sup>向風四夷效順復中國之境土殆有可期奈何事息之後小人之勢愈熾而君子之道冷猶灰燼觀望陛下之意惟取一二法度而更張之不能度時之宜適以遺害天下雖日務行始息之政臣恐弗孚於民而民不之懷也政恐宗社之不復福在于夷狄而不在于陛下<sup>善</sup>升<sup>子</sup>蘓軾之言曰用君子如植嘉禾封培之甚難而去之甚易用小人如長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蕃以言小人之易見信任而君子之易見疎遠也昔漢元帝承<sup>宣</sup>帝之後好賢不堅惡惡不著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為賢任之且貳而弗專知和恭石顯之為惡去之且疑而弗決卒為小人道長而高祖之業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後<sup>猶爾</sup>况陛下承此衰弊之必<sup>錄</sup>款振起中興之業不能拔擢四方之君子不能斥逐在朝之

小人日為此輩昏惑臣恐宗社傾覆而陛下猶不知也臣于彼時  
雖欲為陛下言之已無及矣臣老母年六十餘別無兄弟侍養而  
臣又不沾陛下<sup>一</sup>命之寵偷活歸耕于勢當狀而乃不避斧鉞願  
效愚忠者今日之事存亡所係萬一陛下肯聽臣言則我祖宗基  
業可以永保無窮而臣雖殺身破家果已無恨矣臣素不<sup>喜</sup>文章  
詞不足以明意臣自知<sup>登</sup>驚愚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流涕待罪之  
至不宣臣<sup>登</sup>百拜

第二書

二月二十二日<sup>關</sup>

第三書

三月初一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于

皇帝陛下臣聞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臣坐蠹<sup>國</sup>國家廩儲十有餘  
年於此矣義<sup>音</sup>效死以報陛下臣於二月十六日曾詣登聞檢院上  
書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菴和等事待罪旬日不蒙賜教<sup>報</sup>又于  
二十二日上書獨論敏不可為相事書至再上繼亦無報臣竊疑  
之果陛下之聖明耶即宜奪敏<sup>權</sup>要若陛下之昏庸也亦當賜臣  
誅戮且敏之用與不用臣言之<sup>聽</sup>與不<sup>聽</sup>陛下之聖明而昏庸宗  
社之存亡寔係于此臣所以曉夕皇皇不敢愛死再竭愚衷而<sup>上</sup>  
于陛下也臣請極言之商太甲之始即位也不明于德賴一伊尹  
而卒能中興唐明皇之始即位也勵精求治相一李林甫而終至



禍亂今陛下始即寶位有大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昧明皇之有  
初而遽相林甫臣不勝為宗廟社稷痛哭人常以古為鑑而陛下  
不能以今為鑑則其不明莫甚也臣所以懇切為陛下言民心復  
離之說者前此太上皇朝此曹皆列侍從不能有所糾拂逢君之  
惡結怨天下故睦賊一匹夫耳奮臂一呼閭閻細民有尊之為方  
佛者有尊之為方聖人者則其民之心離可知矣朕是時民心雖  
離且不至于敗亡者猶有所屬望耳又比金人入寇直犯都城居  
民惶懼歆就死無所凡在位食祿者輒先衆人而遁則其民心之  
離豈可知矣朕是時民心雖離尔不至于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  
耳蓋為陛下在東宮十有餘年民心之所屬望者久矣意陛下龍

飛克霽大澤舉天下一洗而新之以慰雲霓之急奈何陛下不以  
前日禍亂為監而乃以民心所痛憤者列之上位雖日務行姑息  
之政臣恐人心不屬自此復離矣且昔者離心猶有屬望今既失  
所素望矣一旦中原有變如睦賊之奮臂者夷狄犯邊如金人深  
入者陛下獨能守此宗宗廟社稷否此曹計亦先衆人而遁也陛  
下何至拂億兆之黎庶之公願願拘一二大臣之私恩不以宗廟社  
稷為念也陛下雖無太甲之歆敗度縱敗禮而賢否莫辨治亂不  
明其不明有甚焉今日之事不可少緩伏願陛下早回聖志即罷  
敏邦昌為相兼斥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凡在上皇朝  
久居侍從而無遷所黜者皆不忠之臣也仍乞聖速徐處仁到以上

相之位待之天下處仁謂之小張官即所為高莫也臣前書乞召  
唐恪馮澥黃琮黃次山祖秀寔今亦望加大用且以播告四方一  
新斯民之耳目然後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可以大有為于天下矣  
不朕則兵革方興敗亡無日臣亦不知其為死所矣陛下必以臣  
為狂妄觸犯君上陵訕大臣賜臣斬首于市猶愈死于亂兵之手  
臣不勝激切俯伏流涕待罪之至臣登百拜

#### 第四書

三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獻書

皇帝陛下臣先于二月十六日嘗詣登聞檢院論列李邦彥張邦  
昌吳敏不可為相事乞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拔擢徐

處仁等既而書之上七日不蒙睿斷施行臣恐陛下復為奸邪蔽  
欺曉夜皇、寢食都廢遂于二十二日再詣檢院獨論吳敏庸邪  
事狀乞與趙野等例行竄黜兼速召處仁以下六人既而書之上  
九日又不蒙睿斷施行臣于是時五內傷割幾欲自斃誓以微軀  
力回聖志故三月一日臣所上書詞意語艱評臣分罪當萬死而陛  
下察臣知區、之誠不能自達坐蠹太倉臣寔愧恥方當南下之  
計遽聞邦彥邦昌各與遠近而稅野孝迪繼出斥之處仁正台司  
恪列政府澥職諫諍臣之所言偶符十八臣不勝自喜自慰狀臣  
猶猶疑陛下未可謂不貳不疑者所可棄二人而陛下不忍棄所可  
用三人而陛下不肯用吳敏庸和尙居宰輔時雍奸佞猶猶尹開封

黃琮方正卒于小郡次山劉介錄事李官秀寔李行優純得一傳  
士而猶罷去謹陛下謹惜名器耶何敏時雍可惜而不惜也謂陛  
下任用賢才耶何琮次山秀寔可用而不用也臣疑餘風未殄尚  
有尚蔽賢援黨之人而陛下不知也陛下意敏等雖不即罷未害  
于事琮等雖不即用未益于事臣甚也為不然陛下知士民紛々  
危疑之論乎他時害事未必不由此曹而出力以當此第者未必  
不由璟等願早圖之母貽日後悔也臣論士民紛々危疑之論者  
臣于今月十九日剽聞行道之人日相謂曰官家欲啟宣德門迎  
皇太后共聽政事臣時聞之咲與同行者語謂自堯舜三代以自  
漢晉隨唐而下閱古臆之豈我祖宗積累數百年而一旦生此亂

亡之事哉臣堅不肯聽而衆心猶疑未解越翼日偶得職方員外  
郎龔端劄子臣始驚愕讀未終篇而竟魄幾去體矣噫此事果有  
之耶抑有妄傳以陷李校者耶臣意必無此事也若果有之是安  
得此耶其出于陛下之意耶將奸人造端以致亂耶出于陛下之  
意是陛下不曾讀書不曾求古道不知所謂宗廟不知所謂社稷  
不知所謂天下而輕率妄動也奉朝之臣皆有罪若出于太后之  
意則是皇上之意也臣不復言矣云昨日道路之說一行龔端  
之書一出士民之心不勝冤恨皆願效死于闕前以爭今日之事  
嗚呼戒之慎之母輕率妄動也或者又曰陛下天賢仁孝昨日之  
事乃謙遜也此亦唐肅宗故事臣竊以為不朕肅宗之事与陛下

事迥异耳肅宗治兵靈武自立為帝今陛下親受詔旨代即坐位  
天意人心允歸陛下又何遜之云乎萬一陛下果有此意而上皇  
太后未能息心臣恐禍稔蕭牆姦生帷幄殆非宗廟社稷之福也  
臣愚伏願陛下剴割夫決無所牽制以天下生民為心臣不勝幸  
甚臣以一布衣言及此事臣罪當萬死臣無任伏地泣涕以待斧  
鉞之至不宣臣登拜

第五書

五月十一日漳州進士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于

皇帝陛下臣自今年二月以來上數卦章痛切為陛下存亡大計陳驚  
愚無所隱避忤陛下多矣賴陛下天地涵容不忍遽賜誅戮臣當

守分緘默務全腰領今乃不自適戢復以瞽言干冒天威臣知陛  
下必怒臣言而臣亦不敢逃死臣現今今日之勢審如賈誼所謂積  
薪火已及燬故臣復願焦辭膚髮毛髮持杯水以進為臣知陛下  
必怒臣言者臣以陛下不能受盡言故也陳願陳願今天下之勢始

日火已及燃矣過此而不救則不積薪之比直猶燎鴻毛于爐炭  
之上果何所有哉臣非敢妄為危言恐動陛下理勢昭然願人不  
察耳原願陳願云臣乞陛下先罷吳敏為相臣當繼有所陳陛下若以書  
生高談臣已愧于心矣亦無負國家十年教養矣願陛下以社  
稷生靈為念毋忽臣無任俯伏流涕之至不宣臣登拜

上皇帝書 紹興八年

臣聞富家祖宗辛勤積累衣履一絲食惜一粒以致家道之肥而遺其子孫子孫生則見田疇之富牛羊之蓄金帛之多第宅之雄故用度隨以奢大歲時享祀男女婚嫁賓客宴會鄉閭饋遺各有其儀不可得而約也不如是不足以稱所有故也無何禍倚之而衰乘之成于百年<sup>壞</sup>于一朝向之田疇鬻之無幾矣向之牛羊散之無幾矣向之金帛費之無幾矣向之第宅破敝頽倒可以支吾又無幾矣水火盜賊迫逐遷徙靡遑寧居比向之富貴安逸固相萬、而享祀婚嫁宴會餽遺其儀尚存雖竭力營辦務為可觀臣知家道索矣嗚呼賢子若孫為起家計則如之何當念祖先積累之勤而壞之如此其易視今所入與向孰多視今患難孰與向之無事一切削去常儀粗糲<sup>糲</sup>是甘櫛沐為勞夫課奴耕婦勤婢織閭、焉望其成聚始有則曰苟合少有則曰苟全富有則曰苟美田疇旋復墾闢牛羊旋復字育金帛旋復蓄藏第宅旋復脩創其能復祖宗之業而與其家無他懲所損而勉所益耳恭惟——

藝祖太宗致王業之艱難如富家積累以遺子孫列聖朝紹服治享隆平禮文脩奉如富家子孫見榮盛而處安逸用度稱之曾未為過宣<sup>堦</sup>年之末禍生強虜邀我兩宮驅我人民<sup>據</sup>我土地如富家衰替田宅財蓄所存無幾賢子若孫為起家計允<sup>為</sup>下伏自陛下即位以來視時之宜以因以革雖隨<sup>事</sup>損然政事之大宜罷行者相臣于今幾中易矣類多持苟且之心行姑息之政噫使人懲晁氏

之危孰与安劉氏哉主威不振國命益微因循委靡日復一日臣  
恐中興之期尚勞宸慮正如家道雖替一或有所減約則恐家人  
臧獲不厭所歎而生怨歎之心如此歎為起家計亦難矣屬闕

序時議六篇

改

臣聞不樂因循而轉興作然後可占有為不喜軟熟而忘切直然  
後可占盡不忠故古人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仰惟陛下鼎新庶政謹  
受謹言宵旰吁皇、惟恐宿弊之未盡除而下情之未達此微臣得  
以竭其愚而不知其他也臣觀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不過賢才  
未用國計未足曰兆庶未寧賢才未用有蔽王者為二府容具位  
之臣盈庭多同上之議是也作蔽主上下篇財計裁足有蠹國者為  
太倉耗冗食之兵良田贍遊手之民是也作蠹國上下篇兆庶未  
寧有害民者為冗官起貪贖殘之念募役長戕賊之姦是也作害  
民上下篇論蔽主期以寤主論蠹國期以益國論害民期以安民  
惟陛下不以人廢言非獨微惟臣之幸寔社稷天下之幸也

上書乞納官贖罪歸葬親

臣聞勞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母窮而反逆奉人之至情也臣母死  
船中倉皇遭捕勞苦疾痛可謂極矣所以萬里倍道自縛縛詣闕大  
其聲而疾呼仰惟

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群生伏冀聞聲垂慈許臣納官自贖歸  
掩其親則人無憾于喪死王道之大寔始于此伏念臣備教支邑

謹肅勤公仁之守奉以周旋亦既二年民頗悅之父老係路投牒請留  
區、積誠粗有可紀冀惟是風俗未淳正以豪強為害懲一勸百大  
快神人之憤禍由惡積邂逅致死攸司究覈別無非理會恩原結  
具聞于朝緣臣稟職不厚矯揉難勝終坐真憤取怒上笏洗垢百  
端無暇可指輒援前事易臣貳令臣母年八十病勢危篤因句尋  
醫專本診病東粵未得母報聞不幸死非其所臣哀號隕絕  
莫知稟待迤邐扶喪前即海道怒臣者特為已甚劾以擅去得旨  
根勘捕臣愈峻君命所逮臣心敢違臣竊自念譬委肉餓虎食之蹊  
燎羽洪爐之上或軍卒橫加陵辱臣必死于道途或官司有所覘  
望臣必死于囹圄意外罹織何直所不至以臣一介之微固不足  
惜卹重念臣母家貧早喪先臣止攜一子績麻鬻資給臣為學雖晚  
年見臣獲第然官小祿薄未酬孝養狼狽遊方死于患難奉葬無  
人孤竟無依况臣幸遇中興之主立賢才于無方孝治之朝廣愛刑于  
四海寧肯棄士於怒者使得而甘心者又寧忍視為人之子而不  
得以為母服耶孰若婦命闕庭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惻然軫念察  
臣罪犯即聽聽私憐臣母死尚茲暴露免臣更赴靜江勘所命回  
渙汗恩復骨肉願言罔極而款報倘遂終喪敢謂宜聽而反收分  
甘永棄則是駒犢之慕重于鷓鴣之樂明矣誓畢縷、期達天聽  
臣又聞昔有投巫水中而人不以為專殺蓋其情存於除害有矯  
駕君車而人不以為犯法蓋其情出于為親臣書生耳知信紙上

之語 原闕片字

稽古典則罪固難逃論人情則理或可恕

哀迷迫切言淺不文干冒天威退俟斧鉞

詩

還山招陳希韓

乾坤莽回互日月相盪摩百年絕瞬息萬類總么麼是身非各有  
造物如吾何觸事會心少幽棲廢典多眷言意所適樂此山之阿  
脩篁擢新幹老木榮舊柯谷穀傳地籟松韻答天和獨石介而安  
寒泉淡無波園蔬掇纖嫩名果仍駢羅細歌着雨花碧卷受風荷  
隨意坐莓苔縹衣掛薜蘿得酒即醕酌作詩共吟哦嘯長情浩蕩  
舞短影婆娑妻孥鹿門起黃綺高山歌崎嶇路辭遠迢遞誰見過

交親憶同調出處矢靡他每憐傷首禽因感赴燭蛾無心更關訟  
試藝趁投戈自覺此身浮相看雙鬢暗人事何時休歸來勿蹉跎

偕學子遊都橋

紹興十四年秋九月乙巳高登以罪竄容州明年春戊午

到竄所冬十一月壬戌遊都學子李祿章廬大勳李飛英

李瑞禮羅述蕭巖黃宗之男扶持從遊

甲子歲秋抄負罪西南馳脚歷山萬重身墜天一涯茅茨蔽聚落  
培塿圉孤堦何處有洞天玄真之所栖維南頗挺拔隱々浮修眉  
采菊束籬一見之欲往覺旌搖兀坐嗟黏繡下彼美二三子知我多  
愛奇暇日請從我駕言出郊圻秣馬愒短亭稽筇登翠微天公喜



閣雨雲垂、坤靈喜我来林壑迴春姿山禽喜我来上下鳴嚶呶  
江海喜我来蓓蓓敷南枝高興幽尋絕原闕七字如許

鬱惹瑣烟闕誰遣瞿眈徒列此怪狀為馮賢主人痛闕弥年非

我生逢百罹不慕太廟犧况從奪袍簡欣若奪馬羈投荒得勝踐

闕與闕公宜清芬追六逸遠餘齡寄三危明時甘自誓敢原闕三字詞

暫遊已難得短晷仍易移山脚趣回馭原闕四字重闕意默契

歆下思懼遲準擬供冥搜草木原闕四字氣知多少淒入詩人脾

暮途獲途松歸馬四原闕出沒山光裏烏帽風披

歸途歎

孫吳攄將畧申甫翰王家腐儒要底用歸種東陵瓜

自嘆

平生無技能素業原闕八字世期躋唐虞憤嘗獻瞽言

原闕十字寧憚攀虎鬚須由此隔責原闕十一字

君東如因拘索米魚處原闕十一字

漫不分賢愚梁竦知徒勞淵明奈原闕三字書獄訟簡沉迷眩鈿朱

窻几羅蛛絲簡編殘以下原闕

思歸

忽、已秋杪言歸欣有期節物想吾庐青蘂繁東籬流颯白雲子

蘸甲黃鵠兒对此憶羈旅多應歌式微喜慰倚門心愁消李紫眉

稚子閭簷隙遠膝牽人衣歸與念如許兼程犹苦逢明朝秋色裏

烏帽風披

似春閣

一閣寧獨暖萬家方號寒何當放春去和氣滿人間

白別

丈夫四方志肯作兒女別顧我羗岷強羨君真秀發道義重千鈞  
利名輕一葉壯風吐虹蜺忠誠貫日月揮劍露肝膽看鏡念勲業  
何當拔茅茹同在陳力列

冒寒行風雨有感

號風撼枯拊凍雨凝路塵乾坤秘日月八荒同一雲遙知沙漠寒  
黯淡愁殺人天涯望不極流淚滿衣襟

陳少陽贈官

憶昔靖康初危運會中微嚴警馳邊備長驅來胡兒堂、搗京關  
百萬呼鼓聲天地為改色日月晴晦迷當宁猶未悟聰明遭蔽欺  
六賊久盤結如山斲莫移故人陳夫子忠義根天資拊髀惜机会  
禍端良在茲吾侪休厚澤顛危合扶持不聞王蠋賢絕脰由布衣  
書成數千言揮翰捷如飛明朝伏闕下儒冠翁相隨李奪兵杖  
憤痛社稷危挹書再詣闕慟哭聲猶悲天意難遽回人心那忍離  
時雍恣凶暴縱兵款屠之馬前森利刃此時命垂絲腰領兩不顧  
相視情怡、席口僅得脫好爵安能縻俄起故鄉情各歸天一涯  
壯哉歐陽生捨生誠所宜聖主圖興復忠誠蒙誅夷宸心頃自責

疏爵錄其遺君乎死不亾泉壤增光輝  
竟氣鍾慶雲醉魂蒸靈芝  
言：英烈在昭：星斗垂蘭死則流芳  
豹死則留皮男兒倘得死  
一死甘如飴君死逾生榮我生歎奚為  
九原如可作微君誰與歸

杜門

故人方謝客為問意如何  
午枕清風足夜窓明月多  
易招惟酒聖難遣是詩魔  
一榻君家事何妨獨我過

七夕

天道杳難憑人言迂不經  
佳期傳七夕歡事污雙星  
女驥占蛛巧兒癡話鵲靈  
吾詩非好詆聊占訂頑冥

亭遊故山

風際驚披鶴雲根杖策鳩  
幽棲知好在歸夢故難留  
山放數峯出泉分一派流  
把茅何日辦縛屋護松楸

送元太

但得身長健何妨鬢已皤  
中翻錦繡筆下走龍蛇  
作椽只三語讀書空五車  
卷懷已良計去卧烟霞

辭餽金

頃罷官臨慶士民<sub>白</sub>留不果  
乃相与持金贖行動之意既  
不可却復不當受因請買書  
郡庠以遺學作詩謝之

刘君政成俄及瓜闔境欢謡騰  
載道民不見吏犬無聲持百錢  
勤父老嗟我官早老未伸予人  
何德人称好騰牒當途願<sub>白</sub>留餽贖

交馳雜金寶天涯百指携空囊  
蹠寒啼飢日相惱可取無取未傷  
廉關念易汗惟皓不如買書惠泮宮  
聊助賢侯采芹藻別後青  
衿倘見思窓前黃卷宜探討

水漲謝邑宰送米

心知一字不堪煮硃、窮年黃卷中  
食粥由來未為過儲瓶嗟乃  
嗟屢空令君好賢媿韓愈賤子受賜慙  
虛全春水送教遠舍北癯  
兒不復啼門東

中秋對月

繡江客州也再見中秋月歲去月圓人尚缺  
相望千里共婵娟苦恨  
亭、照離別今夕一樽誰與同  
玉光拳紫對梁鴻衆雛立侍儂成

列以次持盃壽乃翁乃翁看月指病目手足頑  
麻頭髮禿但願團  
團三十秋不計東西南北

臨別示子姓

不能枉道取富貴是教尔輩愁  
飢寒頻年別離情更惡兩地狼狽  
心何安後人教寄安否問使我相思  
怀抱寬今生窈嘆笑曹家先臨  
岐莫墮雙闌干

乞米

臣飢歎死侏儒飽方朔誰憐是歲星  
館下諸生咲豐暖江頭漁父  
誚清醒魯公已作乞米帖陶令旋尋  
儲粟斫親舊日依然眼相向故  
應特地為吾青

覓蠹緣

雪寒官冷家乏薪炭由舒丞懇令長至劈酒槽桐孫處可  
笑亦可憫也

頽影低回祇自憐怕寒時聳作詩肩全家食粥已數月坐客盡  
今年君劈槽燒當止酒我和琴爨况鼎絃雪中送炭從未事况  
寫羈窮覓蠹緣

小原敬婦

朝朝類香膠暈酒紅鑿敲歸路勒青驄水涵萬頃曾孫稼月逗盈於  
少女風大誤平生緣盡足鼎聊中夜祇書空擬將方守子難論事直  
扣天門問化工

立夜道中

黃茅時節瘴烟濃人在山凹第幾重棘負才徒感慨稽庸賦性  
本疎慵此生自斷天休問吾道關年世不容會脫幘中還舊隱鹿  
門妻子慣相從

言懷

歸去東臯獨荷犁關林書卷有兒持一無可意身將老百不如人  
心自知夢寐摩挲元結頌經從省憶少陵詩醉膚鐵盡天應錯依  
舊癯然山澤姿

九日

寒燕南飛度戍樓一聲天地有餘秋家連滄海難窮目人在葉流

歎盡頭莫效涓埃裨國計  
況無毛髮為身謀  
所湏菽水能多少  
踪跡飄然不繫舟

病中雜興

溶、瘴霧暗朝暎  
咫尺山關號鬼門  
疾病年、不相貸  
朱顏凋盡赤心存

垂老飄零萬里餘  
肌膚瘦盡髮毛疎  
皇恩若許歸山去  
豈地雖存不解鋤

不羨雲霄款綢羅  
百年人物捲相磨  
死如煇耳生如寄  
造物從今奈我何

九死窮荒一病翁  
晚來猶怯北窗風  
誰知葵藿傾心切  
待到日輪

升太空

不辭南北嘆飄零  
俯仰乾坤一草亭  
鸞墮水中從踏、鴻飛天外自冥、

長袖深藏批救手  
短筇斜倚作詩肩  
有時極目睨遼漢  
只在孤鴻落照邊

病損腰圍減未休  
二毛垂領諷先秋  
夢中那復化為蝶  
林下不妨聞關牛

口腹相煎亦可羞  
飢來歆食飽還憂  
一編地下我無用  
湏學留侯辟穀丕

高東溪先生文集

記

象州賢樂堂記

趙史君元信守象臺作堂于郡治西偏標名曰賢樂且以書來屬  
僕記之僕謂守所樂不以一己之樂為樂而以千里之樂為樂珍  
食爽樂乎樂然穀腹不充有啼飢者是吾憂也錦衣華躬樂乎樂然環  
堵之陋茅卷風而淋溜雨是吾憂也鞫鞫高枕樂乎樂然潢池之擾  
刃揮戈而旗耀日是吾憂也然則彼所為樂乎樂一己之樂而  
吾所憂正以千里之未得其樂也惟憂千里之未得其樂是以能使斯民  
化呻吟而為嘔歌吾狀後釋吾憂而與之同樂之民之樂何樂之



若夫不賢者徒知一己之樂而忘千里之憂則憂將及己是雖有雖此其能樂也哉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元信治象二年清脩飭己惠愛及人、既得其樂矣身雖處于一堂心常存乎千里則是恤民之深宜享茲樂而無愧焉紹興十有五年冬十二月甲寅漳浦高登記

論

窮論

夫人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窮則守、則無羨乎達、則約、則猶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自如也若人也窮達莫得而加損與之有為何往不濟窮則戚、則必至于達、則侈、則異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為累也若人也窮達變其初終推其所為何所不至嘗聞莊生之言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其賢而化卑噫盡之矣因生之言而知所謂賢顏子之賢蓋回于孔門退然若龜能人夫子每以王佐期之豈非能固窮然後可也語大事耶故其在陋巷也一簞食一瓢飲此哲人之細事在回若不足道然陋巷之居顏路猶在回也死路嘗請子之車以為柳矣想當時回不獨已能如此往、家人皆能忘貧此其所以為賢而可以為王者之佐今之士大夫修身齊家仰事俯育之間使父母妻子于、而樂不以窮為恥而今日庶可也議嗚呼難哉嗚呼難哉

忠辯



皇朝養士垂二百年，獨胡犯順，直搗京華，捐君父如路人，奉符箒于異姓者，皆平時崇資顯秩之人也。獨李公清，知憤禡廢之辱，奮所不顧，引大義而叱席狼，雖遭嗾噬而誓殺，舍胡與命俱絕。想見一時精忠，裂眦衝冠，干霄貫日，凜凜在人目。聞嗚呼古之烈士，夫也。而議者謂公之死，若未足多。兩宮見虜公寔主之，蓋不得不死耳。每聞此語，輒為拂膺不懌。思之知出于不能死者，口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不能死者，忘人之能死以形己無識者，出入四寸而不究忠賢之用心。夫主憂辱，主辱臣死，兩宮屈辱且見，禡廢奉朝之臣宜死之。當時如何？稟孫觀亦在君側，畏懼蓄縮不敢喘息，而徐秉哲王時雍輩方津津然以偽命為榮，不臣之罪合殲厥族，噫不議此之誅而貶公之忠，其無公論甚矣。太史公曰：死非難，死者難。若公可謂能處死矣。主見虜之謀，亦忠于為國，屬大勢已去，難以口舌爭之。不然則章降勸進計不出此。再使聖人復起，按春秋而責公之悔，不過曰：雖智不足以存君，不忍背君而獨存，豈容少貶也。耶？作忠辨。

### 小人議

登昨陪祀事，獲從台旆出郊，見良田沃壤，彌漫數里，皆為茂草之區。因動君子之懷，而與小人之喻嘆息再三。不能已。若為君子喻之，稼穡播種，耘耔失其宜，則不旋踵而稿死。小人喻之，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苗，况誅鋤之所不及乎。此至論也。登退念古者

諸侯卿大夫皆有爭臣，輒不自揆，願畢其說，知人之難尚矣。小人無才，不足以資其奸，詢之以計，則得委之以事，則辨固已故，由之有為，似若可喜，然諂曲姦貪，用心曲折，無非已利，雖能隨時而為，俯仰視人而改態度，而其謬戾之迹，有隙可窺，願閣下加少察焉。庶使聰明為之眩，蔽則千里赤子，庶<sub>幾</sub>得以乳其母也。不勝願幸。

### 幕客議

登現漢竇<sub>憲</sub>為大將軍，請以傅毅為記室，崔駰為主簿，班固為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于當世。唐鄭從諫為招討使，表劉宗魯、趙崇為<sub>判</sub>判官，劉崇魯推官，李渥掌書記，崔澤支使。時比太原為小朝廷，憲從諫何人，乃能收天下之公，選使當時議者，謂憲府有文章之盛。

太原有小朝廷之稱，而况望隆本朝，且瞻所屬言動，去取輒為天下重輕，豈可<sub>重</sub>重之以好惡之公耶？蓋今日收拾人才，所以脩異日為國家用，<sub>耶</sub>耶當畧去位，親推至誠，以交其肺肝，俾得以盡會中蘊蓄氣味，投議論合，然後鸞鳳鵠飛鳴，不離其羣，倘或狃于人情，後寒峻而先貴遊，讟公許而徇私，禱緩急不得其力，乃有乏<sub>牛</sub>牛之歎，是<sub>猶</sub>猶駑騫于修途，服騏驎于轅下，不知抱駘骨而遠逝者，不吾得也。伏望台慈，奏辟<sub>奉</sub>荐之際，畧加考察，恐此曾將來為門下之累人，或得而議及焉，則于盛德所損，非細。登別無僥覲之嫌，知數誠而已矣。取之弁之信之疑之，側躬俟命。

命諸子名字說

名字所以相識別未嘗有義自左氏載德命類命之說後世因取  
義焉如王旭名子以默况淵深見意于冲虛謙靜謝莊名子以颺  
肱寢淪寓文于風月山水厥趣不同所屬亦异痛念王室陵遲思  
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宦拂以守鴻業然此志未遂天也我以未遂  
之志命汝箕曰扶字伯起袁曰持字仲安庭曰振字叔昌桴曰拂  
字季士人字汝而耳聽之汝稱名其心維之勉効兩全之節聽使  
後人笑我昧于知子而遣蟲負山也

### 戴造名字說

戴氏子從父遊宦宮就李桂林同諸葛故人求名于僕、謂李者  
誦先王之言而力行之言而不能行無益也行而或畔于其言不  
可故中庸曰言顧行、顧言君子胡不造、爾造之謂言造也言  
行相顧則內外進矣敢奉名曰造字曰子頽所期于吾子將聽其  
言而信其行可不勉哉

### 三賢守不貢獻

母后還自女真郡國悉獻典禮利義謂出義條而寔于常賦外巧為色  
目以歛之時降詔褒諭汪泉州具表謝云按籍而催未免陽城之  
拙有金則貢無煩毛伯之求雖語不忘飄然心知其非而輸之矣  
南來乃得賢守三道州田如鼇昭州林勳容州鄭安恭各以舟小  
民貧不思科罰一懸所獻嗚呼賢矣哉

### 春秋成公不書王

威公初二年書王三年不書至十年復書王十一年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王說者紛然皆于夏末安如孫胡二家謂元年以天道王法正威公之罪二年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程氏亦謂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sub>理</sub>道滅矣至說十年十八年後則又近鑿考春秋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明正荆王者之所頒非諸侯可得而自出也于威公書月而不書王威公弑隱自立聖人之意微矣元年書王端本故也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二百四十二年無十年不書王及十年而無王則王道滅矣此春秋之法也不當臆說求之

### 封禪

封禪非古也其秦之侈心乎封聚土也禪除土也祀天地秩山川之禮也賤儒媚附以七十二君之說謂告太平之極治曠世之盛典李如退之未免有登太山鑄白王之奏嗚呼若孫公宣與忠矣夫

### 史記叙教熊羆貔貅以戰事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下人之銳喻獸之猛恐阪泉之師亦如之而史記直謂教熊羆貔貅犀象以戰蓋遽愛奇而事涉怪不足傳信<sub>聖</sub>人敘書斷自唐虞良有以也

### 堯不去四兇

四<sub>兇</sub>小人之有才者也堯固知之然重違衆言或奉而姑試之或

吁而姑置之功罪未明安得而遽去之至舜然後殯用墮矣罪惡彰矣其去之也宜矣

### 史記湯祝網

天之生物以養斯人先王仁政所以使之咸若禁其暴殄而已網罟之利以佃似漁尚矣夫網去三面知終日而獲一也且從而祝之曰款左、款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近類佛氏之所謂仁非為聖人之所謂仁曾以湯之懋德天而謂是區區者哉後世之君推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其效此也耶子長愛壽吾可不取

### 贊

#### 東坡稼贊

尼父兮豐削迹千載兮臧遺復屈伸兮固有時媒孽兮繫誰子忠義兮滿朝廷文章兮照古今此道兮信未忘先生兮烏子死

#### 鄒正賢像贊

噫宋臣姦在古無有元符太子置諸左右納君子惡疇其康救公  
獨不顧乃進苦口殺母取子立廢廢后欺人則可欺天則否祖宗  
堯舜陛下聽紱紂社稷存亡繫陛下手款謝天下乞斬惇首乃引脚  
衣願終所受今我來斯寔公貶所拜公遺像恨生公後念此後人  
厥顏胡厚

洗仁傑為祖雲翼云寫寫真

洗子之丹青祖子之儀形高子謂縱極洗子筆端所傳之妙難藏  
狀祖子曾中所思之誠禮翼近作思誠齋

自寫真贊

面兮纖冷鬚兮虬卷性兮火烈心兮石堅有誓兮予庸無望兮凌  
烟

又

爾頭甚方爾口甚利以此處世不易不易

銘

耶筒銘

耶筒出蜀耶縣即杜詩所謂酒憶耶筒不用酌頃得之同舍李紫

芝為之銘曰漆豫子之身而燕思可報傾程子之蓋而誰與為友

杜尔徑寸之口而警所防一尔終始之節而孤其守孰若由高子  
斟酬獻酬而陶于燕何有也

方竹杖銘

噫其節高兮日高其操操堅兮曰堅其中虛兮曰虛其外圓兮曰圓  
然則胡為而圓今此君能方矣蓋其德也全聽琴橫膝望月倚扇  
與高子兮周旋

慎獨齋銘

靖康初高子以少故去賢閣傲居景德僧寺兀兀終日咄咄書空因  
揭慎獨開顏權開為之銘云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

于景其寢無漸于食身請事斯語無怠厥終

祖雲翼思誠齋銘

天真無營其于有生如水之清如鑑之銘明人偽既分喪厥所存如水之渾如鑑之昏性天物理以此撥撥彼微風不起纖塵不止水澄鏡靜乃臻泰定由睿作聖由天地並

李生晞顏齋銘

斷、洙泗之間從游至于三千回終日而如愚夫子乃獨稱其賢請克己以為仁固他人鮮儼焉有若無寔若虛過不貳而恕不遷始而若卓也歎乎高堅前後終而庶幾也同乎步趨語遲言惜未達夫一間而天遽奪之年惟微言由懿行架日星乎簡編希賢之人

亦顏徒視斯銘而勉旃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曰

我思公不可見如見公以斯硯、之堅公之剛我之頑雖萬磨而莫變

遺諸子硯

人以田我以硯遺尔箕意可見扶持振拂各一箕

朱黃雙硯

日月如梭文集藉如海探討不及朱黃敢怠

行硯

世路難人心異惟石交不相棄

埋銘

耳聾目昏顏凋髮禿有光婦葬蟠山之麓藏烏息烏以坦吾腹

先生深衣帶史和彥隸

先生法服以飭乃躬惟言與行厥哉攸同

先生與史簡云近作深衣銘歎書諸紳幸以十六字寵責之如  
佩長者之訓也

但中庸黃州人

計亦可遠亦步亦趨周旋中禮仲尼之後

李希旦 辰州人

莊手重足前後襜如服先王服為君子儒

美巖 漳州人

忠信篤敬可行蠻貊宜執書紳務以稱德

長子扶

非禮勿視非禮勿听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李恪 南雄州人

有己之私為己之累克己者誰希之者是

羅述 容州人

才以德將道由道致勿驕勿畫斯燕不至

林悼 賀州人

養心莫善閑和以存反身而誠入自仁門



盧大崇 容州人

心存九思身加三省靈 灵源既通物翳自屏

但南紀 廣州人

性習或偏佩常佩弦務遠厥中則罔斯愆

李椿年 大名府人

學款自彊德宜有力世故糾紛莫回所執

李飛英

業患不精行患不成宜取四重宜去四輕

趙善謨

為善最樂作德日休李問無他放心是求

蘇奎 泉州人 孫

服以章德李以美身李務知敏德乃日新

箴

言箴

四十燕聞一命而臣 臣涉世尤疎多昧少與區區效忠浪費言語盜

憎主人怨汝言 汝

容州索告勅

昔與今取黃紙白綾兩手分付恰似不曾

詞

多麗

人間世偶然攘臂來遊何須恁乾坤角抵又成冷笑俳優且寬心  
待他天命謾鼓舌誇吾人謀廣李不侯劉黃未第十年公論合誰  
羞往矣瓦飄燕意甄墮懶回頭真堪笑直真鈞論議圓柄机籌寧斯  
道元無得喪壯心豈有浮沉好温存困中節槩莫冷落窮裡風流  
酒滴真珠飯抄雲子醉飽卧信緣休歸去也幅巾談笑卒歲且優  
游環游循環事止羊須在失馬何憂

阮郎歸 過武仙縣 謁許寧 不過作此以寄之

武仙花縣謁鳧仙急招橫渡舟重門畫掩訟庭閑虛簷群雀喧。

金屋畔玉欄邊新春桃李妍主人情重客無緣銷魂空黯黯

暮山溪 容州病起作

黃茅時節病惱南來客瘦得不勝衣試腰圍都無一搦東籬與在  
手種菊花方黃闕晚艷泛新菊誰道乾坤窄百年後、樂事真  
難得短髮已垂多更何芳霜風染白鬢曹齋健扶持一翁孱龍山  
帽習池中歸路送款側

行香子

瘴氣如雲暑氣如焚病輕時也是十分沉疴惱客榮苦索人嘆歎檻  
中猿籠中鳥轅中鱗休負文章休說經綸得生還還已早因循菱花  
照影節竹隨身奈沈郎冠潘郎老阮郎即貧

漁家傲 紹興甲子朔 州考官作

名利場中空擾十年南北東西道依旧綠山衫塵撲帽空懊惱羨

他陶令歸來早 歸去來兮秋已杪菊花又遠東籬好有酒一尊  
開口笑雖然到山枕解花雨倒

好事近

黃義卿畫帶  
霜竹

潇洒帶霜枝 猶向歲寒時 節觸目千林憔悴更出姿清絕 多才  
應賦得天真 落筆驚風葉 從此綠窓深處有一梢秋月

再和餞別

送客過江村 况值重陽佳節 向晚西風蕭瑟正離人愁絕 尊前  
相顧惜參商引十分蕉葉 回首高陽人散負西樓風月

又和紀別

飲具正闌珊 正是揮毫時 節霜幹銀鉤錦句看壁間三絕 西風

特地飄秋聲 樓外觸殘葉 足馬翩然歸去向征鞍敲月

浪淘沙

王宰母生日寓居  
道州勉其來富州

璧月掛珠宵丹桂廣寒宮殿路迢遙 試問嫦娥綠底事 欲下層霄

蘭玉自垂髫拜命當朝神仙會裡且逍遙 分取壺中藥 日來

伴王喬

西江月

渺、西江流水翻、北客征帆 清秋月影浸人寒 雲淨碧天澄淡  
飄泊道途 寒落疎鬢 慵髮 盤髮 送來涉世戒三緘 只好隨時飲

啖

生查子

菊披黃金嫩，盃傾琥珀濃。良辰何處寄萍踪。短艇飄揚一葉浪花中。鳳闕遊娃館，幽坡賞梵宮。當年樂事總成空。目倦天邊想像，意何窮。

好事近

富貴本無心，何事故鄉輕別。空惹猿驚鶴怨，誤松蘿風月。囊錐剛張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款命中車歸去，恐豺狼當轍。

謝賀州張守

伯樂去而凡馬空，敢希回盼象罔來。而元珠得寔出，無心收錄。雖後于衆人，褒諭特過于常分。伏念某稟賦不厚，矯拂難勝。鐵心石腸，誓將堅守。奴顏婢膝，固所羞為。此意太高，于時寡合。屬主張于公，是肯傾望而詭隨。念以直道而事人，誠心無愧。請居下流而訟上者，俗子無知，有如皎日之明，猶畏隸金之衆。慮莫進于遺點，矧有望于荐掄。淺陋曷取其談，通竅愚近類乎。剛直過情，得奪何地。歸思此蓋伏，遇知府朝議，忠厚持心，清修飭己。分憂南服，得諸侯之寶。三僂美古人，有君子之道。四煌々知燭汪々量，陂是俾寒微。例歸陶冶，某謹當俯思勉仰，稱品題。雖拜官于公朝，未嘗容私謁。既待我以國士，敢負深知。

謝李察院

中興賴賢哲，勢有基于救焚多。故延英髦義，莫先于推轂。俯收寔

仰副虛懷遽及妾庸第深慙感伏念某技窮鼠木仕困吳羊遭鬼  
柳揄信天拂亂搗牛刀于關室忽羊羶之再期善景關考宜書  
于下下賢愚有等人佳品于中、分甘艱險之備嘗敢以功名而  
自許念後憤後質情不戴天區、三戶之心碌、百僚之底梁子枝  
走州紫嗟十年其犹初蒿生不得行胸懷雖百歲而何益恥深未  
雪計大難論膂力要及于方刳股股掌豈容以久玩黃紬款曉起運甓  
之幾回白羽何時遂建瓴之一快夫心勿貳報國無從切軫贊旂  
尚希如連此蓋伏遇提刑察院李通今古言合忠嘉道直時藉行  
高米忌初關芝檢人云李蔡安肯未暨觀星旌自謂下惠未可去果  
蒙識察首預券揚其敢不勉思經綸佇期奮發取諸人而昇豺虎大  
開公正之途挽天河以洗甲兵旋致隆平之治

附錄

朱文公奏狀乞褒錄高東溪忠義臣猥以微賤僭員偏州仰辭聖  
朝收褒獎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故于一聽詔決獄之意際不  
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目前人戶此少曲直粗得其精獨有事在  
數十年之前而其枉直之公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為者則  
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意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州  
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游太李值靖康之禍嘗  
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  
對力陳闕失聽所願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為下州文李高宗皇帝  
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

其父嘗寧是邑歆為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歆以見  
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為潮州試官又使  
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泠之所由松聞怒以為附附  
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槍沒之後諸以口語為松所陷者高宗重  
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下人士獨為言之  
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  
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狀今亦已為  
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終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  
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為悔而在  
聖朝伸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切恨焉臣幸得蒙恩假

守其御目覩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雖萬被誅戮不足

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納盡言皇帝

竊揆聖意如登之忠直宜在於獎歆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畧

加褒錫以慰九泉且使天下之歆為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

東溪高先生祠記

先儒朱文公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頑夫  
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  
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于二子其論詳矣雖或以為  
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于  
孔子而不願享也及其一旦慨發為此言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

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李之者沒身鑽仰  
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跡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  
則二子之功誠不為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矣臨漳有東溪先  
生高公名登字彥先靖康間遊太學每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  
六賊留召種李為請用事者歆兵之不為屈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  
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為靜江府古縣令有异政帥守希檜意  
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  
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問閔浙水沴之所由而遂授檄以歸檜  
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李博行高議論慷慨講指畫終日哀哀也鼎非  
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鬼動神竦其在古縣李  
者已爭歸之至是生後又益甚感厲疾作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  
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豪矣雖其  
所享所行未盡合于孔子狀其志行之卓狀亦足以為賢者之清  
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于世教豈  
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托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  
公歿之後三十年延平田君澹為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  
版又肖公象而奉祀之以風勵其孝者聞因郡人王君遇未求文  
以為記屬予病未及為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候元仲至則又  
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予惟高公孤高之節既如彼而諸賢  
崇立之意又如此則予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病疾為辭強起書之



辭不達意林戾試為劾之陷置祠壁漳之孝子母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于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淳熙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

東溪高先生言行錄

高先生諱登字彥先漳浦人宣和間為太學生紹興元年正奏名初調賀州富川簿再調靜江府古縣令後奪官竄容州卒 公生十一歲而孤讀書日誦數千言及長究極理義持身勵行既冠遊太學交遊皆一時之彥靖康虜犯京師六館之士皆避去公曰君在可去乎由陳東等詣闕上書乞斬六真賊時廷臣復建和議割三關奪李綱等兵權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殲之公等一十人屹立不動時方擢吳敏張邦昌為相敏又言相李彥鼎辜乞復用公于二月十六日登聞檢院上書不報二十日又上書又不報紹興二年上駐驛臨安公以十事投時相不行遂于廷對盡言之初考官林叔豹得之喜曰非巍科莫處之覆考官忌其直例作文理紕繆由陳之茂等一十九人授下州文第有旨附第甲 公任富川簿憲使聞其名檄攝謝昭賀廣藤潯梧嶽尋攝賀州獄事有囚殺人甚明守歆奏裁曰陰德可謂為公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殺之冤何時而銷秩滿士民相率餽錢五十滿太守功其受公辭之不可遂請置書藏于李紹興八年赴都堂審察遂上皇帝書及時議六篇并序上覽之索六議送

中書秦檜怒其議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

公至靜江府帥沈敏曰何以治古縣公條十餘事沈曰是古人之政今人之詐恐不可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是誠不至耳但其不差人下知亦願公不差人下邑沈曰謹受教

公以廉勤公仁四字自誓寬期限以追呼新黻宮以功奉吏聽所

容其欺風化盛行不嚴而治縣有豪民秦琥習惡怙射縣官悉為

制一日琥乘間言及公事公不從琥宣言縣令止有一年半汝不

知古縣有秦大蟲耶會復有訟琥者公申郡及諸司以寘于法琥

不勝其忿以死行道之人莫不欣悅

時胡舜陟帥靜江為公曰古縣秦太師之父曰治太師生烏宜立

祠公曰檜為相亡狀祠不可立胡拂然曰汝欲為人耶

公母病甚申乞尋醫不待報檜怒奏請旨諸路提刑根捉送靜江

府勸舜陟經遣健卒至漳浦捕公時太夫人已死舟中公聞有捕命

即濱水次屬之家人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以終身上覽而

憫之送中書施行公友人有為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手上

庠倘一見之終身事無憂矣上書從尔也公曰某知有君父而不

知有權臣既而中書無納官例送理寺下靜江府獄公號泣而歸

檢密捕不獲舜母畢詣靜江府勸所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得寧

白以聞勅還家

公至廣漕司辟攝攝歸善令其秋考試潮州公憤權臣專恣出題昏

補  
接經史語以諷題目出直言不聞深可畏丞相趙鼎時在湖請公  
曰天下主文者多矣未有如公忠誠愛君者留話終日郡守即馳  
以達松、令理寺以舜陟所奏且奏云雖屢經赦宥然情重法輕  
取特旨編管容州自是天下以言為諱南省至揭公名以為考官  
戒

初公出潮陽試院遂歸舊隱也李者講論忽州遣使臣謝大作持  
省符至公讀畢即拜謝上馬謝曰少舊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  
不敢稽遲着鞭而行謝愕然曰比夜巡檢領百十人復至兵刃森  
列公曰朝廷若賜死亦當拜勅而後就法謝感公忠義為之泣下  
以死捍之

公至容州種蔬植竹為終焉之計四方士執經者數百人公講明  
庸大學之道方教行窮而公薨矣是歲紹興戊辰也先是三月  
朔公得寒熱疾吟詩曰瘴侵玉骨終難起竟斷巫山永不歸閏八  
初三日公口誦埋銘再通守王勳曰耳曠目昏顏凋髮禿有兒婦  
葬蟠山之麓藏焉息焉以坦我腹公命其子扶執筆寫帖子牓廳  
事曰奉先生遺訓不受僧道紙荐又命斂以深衣幅巾大帶語出  
處行藏及天下大計凡數百言不一及其私也

公又謂扶曰我死在明日申刻至期屏去妻子焚香端坐正中整  
襟拱手瞪目鬚髯開張溘然而逝時及申矣有星如火自寢堂飛  
出向西冲天而去鄰舍及左右皆見之驚呼聲振閭里震李生林轉

為叙其出處楊汝南陳景肅皆師之澹庵胡銓為作忠辨晦庵朱文公守漳日為祠堂記紹興辛亥文公復請于朝入褒錄忠義

漳郡志高東溪先生傳

莆田周瑛

高登字彥先號東溪漳浦縣人也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金滅燕師漸南向國勢危急徽宗禪位欽宗立金人犯京師上皇出走登時為太學生為國家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勗所誤請誅六賊以謝天下時宰臣李邦彥等專主和議奪紳師道李綱兵權登與陳東再詣闕上書軍民不期而合者數萬師臣王時敏惡其阻和議欲縱兵盡殲之登等十人者屹不為動既而李邦彥罷吳敏相與張邦昌再謀起復邦彥登復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能為民興除大利害踐阼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未暇人、勉足以待事息而觀維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于政府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奔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為奸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又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繼是凡五上皆不報因乞南歸忽邦昌邦彥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偶每所言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

復為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  
乎乃由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帝不果出金師退敏遂諷李  
官羅織登等屏黜還鄉高宗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  
有司惡其直授廣州富川主簿憲董莽聞其名檄獄六郡獄獲命  
兼賀州李事李故有田自舍法罷其歸田買馬司登請復其田守  
曰買馬孰由養士急登曰買馬固急矣朕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  
衣冠之士每堂下卒何异守曰抗長吏耶登曰天下所恃以治者  
禮義也法度耳既而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縱之攝獄事有囚  
殺人守欲奏免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  
而可幸免則被殺之寃何時而銷滿秩士民向皆不獲相率餽錢

五十萬不告姓名既而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  
受登辭之錢無歸請置于李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  
飢帥連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為糜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  
萬計歲通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苗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  
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  
中書秦桧惡其議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出湖州州守  
汪藻館之由由修徽宗寔錄因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  
未款耳遂行廣西帥沈晦問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晦曰此古人  
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登曰忠信可行蚤猶謂不能行誠不至耳  
縣豪民有秦琥者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上皆

為所屈登至願章舊習登喜其遷善補以學政職他日琬有請屬  
登不從琬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懇琬侵貸學錢者登面教之琬聲  
色俱厲屬登叱下因白郡及諸司寘之法琬忿而死一郡稱快帥胡  
相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曰治寔生太師于此盍祠之登曰  
松為相止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撫

秦琬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以母病去舜陟創松父祠而自  
為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登屬登母  
死舟中葉葵水次航海詣關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閱之故人有為  
右師者謂言補承補俞云嘗識君于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懇憂上書  
徒爾為也登曰某但知有君父而不知有棟相臣既而中書奏無納

官贖罪仍送靜江府獄登歸葬其母訖詣獄舜陟先以事下獄死  
矣事卒昭白廣漕鄭禹趙不棄辟攝歸善令因差考試登摘經史  
中語命題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問浙水災之所自時丞  
相趙鼎在朝謂登曰天下主文多矣未有如公忠誠愛君者郡守

李廣文即馳以達松怒坐以前事取旨編管容州初登出潮陽州  
試院遂歸漳浦與李者講論忽漳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  
讀畢即上馮大作謂以入告家人患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也遂  
着鞭而行比夜巡檢領百卒至登曰若朝廷賜死尔當拜勅而後  
受法大作感而泣下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無他語也汝欲何為  
爾不棄尔坐鐐一官登至容種蔬植竹以為終身計家事一不介

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慟感大失則慟哭容窮微聞登至執  
經相從者數百人登為講明大學中庸方教行而疾作矣以紹興  
戊辰歲卒于寓舍有巨星如火自寢室中飛出向西北去公初得  
寒疾自知不起自作埋銘曰耳聾目昏顏凋髮禿有兒婦葬蟠山  
之麓乃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其子扶請灼艾公曰無益也命止  
此矣適黃通守勲至曰彥先怕痛乎公曰某嘗獻瞽言刀鋸鼎鑊  
且不顧此何足畏但無益耳因命扶執筆寫帖榜于廳事云奉先  
人遺訓不受僧道荐拔之類及命歛以溫衣幅巾大帶其他語出  
處行藏及天下大計累數百言不一及其私也登少孤事母至  
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羞忽有白魚躍于舟中毋  
病思鹿肉忽有虎啣鹿置于門而去事見孝其孝以慎獨為本所  
著有家論等篇及東溪集若干卷胡澹菴嘗為志辨朱文公嘗為  
祠堂記及守漳復奏乞褒錄得旨得贈務郎

國朝成化間本縣奉人吳震請于朝立祠本邑有司春秋二祭

論曰朱文公記高東溪祠堂曰孟子云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  
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  
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  
聖之和然又病其隘也夫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顧孝  
也及其一旦慨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

何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跡故夸之者終身鑽仰而不足二  
子志潔行高而跡著故譽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然則高東溼  
者其志潔行高而跡著者乎其夸者一日感慨而有餘者乎維  
然無跡其至矣有跡其次也自有跡求至于無跡斯可謂之善  
夸矣

